

绣像版

三侠剑

中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精品集



【民】张杰鑫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

三侠剑

中 册

(民) 张杰鑫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立松棚英雄大聚会 设镖局统辖十三省	 (1)
第二回	丢钦差失而复见 捉秦尤大闹台湾	 (259)
第三回	五龙二侠二打莲花湖 老剑客出首力解重围	 (475)
第四回	英雄店刘士英行窃 碧霞山胜三爷遭殃	 (739)
第五回	胜子川二下南七省 赵昆福逃亡双龙山	 (953)
第六回	僧道较艺梅花桩 英雄暗探白莲寺	 (1126)
第七回	隐逸楼胜英盗金印 九龙山五子救三侠	 (1293)

第三回

五龙二侠二打莲花湖 老剑客出首力解重围

却说老趟子手闻听于蓝报告，萧银龙在莲花湖遇难，遂将萧银龙之事，对傻小子孟金龙学说了一遍。金龙闻听说道：“萧银龙是我兄弟，我非将莲花湖的贼都摔死不可。”说着话向外就跑，谁要阻拦他，碰上就倒。孟金龙跑出镖局子，不知东南西北，跑出有一里多地，复又返回，向众人问道：“莲花湖在哪里？”胜爷说道：“金龙不许胡闹，跟老夫一同前去。”孟金龙答应一声，说道：“就跟三大爷一同去，非将莲花湖的贼脑袋拧下来不可。”大众一看孟金龙这样，没有不笑的。列位，孟金龙这样浑浊猛愣，他怎么来到的大清国呢？孟二侠对于这样的儿子，为什么还打发出来呢？这里面尚有一段事情，未能说出。

皆因为孟金龙这一日由家中出来闲游，走到邻村赵家峪，正碰上赵家峪的地方伙计赵三，跟他妻子打架，乡亲们劝解不开，都站在一旁看热闹。孟金龙一看，乃是男女二人打架，遂上前劝道：“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赵三一看是孟大少爷，本来认识，说道：“大少爷您别管，这是我的妻子。她骂我，我才打她。”孟金龙说道：“不行，妻子也不许打。”赵三不听，金龙一着急，照定赵三嘴巴子打去，金龙乃是金钟罩的功夫，这一

掌震动了脑海，赵三立刻身死。金龙一看赵三倒在尘埃，回头往家中就跑。众乡亲们一看，孟金龙将人打死，遂在后头跟着他，金龙回头一看有人跟着，遂说道：“谁要跟着我，我将他摔死。”大众一听，谁也不敢在后头跟着他，回到庄中，报告了地方保甲，地方保甲遂来到孟家寨。见了孟二侠，将金龙打死人之事说了一遍。二侠闻听，吓得目瞪口呆，叫老家人快将大少爷找来。老家人说道：“大少爷有话，员外要是找他，就说他上外祖母家去啦，不叫招呼他。若是招呼他，就拎起来摔死。”员外一听，又气又乐：“打死人啦，上姥姥家去就完了吗？”员外遂说道：“就说员外招呼，要是不来，我架火烧他。”金钟罩铁布衫不怕枪刀，就怕火烧。老家人去到后花园，将金龙唤出来，一说员外生气啦，要是不去，就用火烧。金龙没有法子，这才跟随家人来到客厅。一见赵家峪的绅耆，傻小子金龙心中就明白了，叫道：“爸爸，永远我也不打人了！我没使劲，地方伙计就死了。”员外说道：“胡说！打死人偿命。永远不打人就算完了吗？”叫道：“家人！将逆子捆上！”傻英雄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二侠的家法，叫怎么着就怎么着，向来不敢违背。金龙闻听，自己将胳膊向后一背，说道：“捆吧。”若不是二侠在跟前，谁也不敢捆他，就是捆上他，他一用力绳子就得断。因为有二侠的话，老家人不敢不捆，这才过来将少爷绳缚二背。二侠将少爷交与众绅耆，叫道：“金龙，到衙门里你不许无法无天，你若是无法无天，跑到家来，我将你用火烧死，然后我自己一死。”傻小子哭着说道：“我给您磕一个头，报报您的养儿子的恩吧。”二侠闻听此言，不觉动了爱子之情，两行泪下。此时老安人也来到了客厅，叫道：“儿呀，但愿上苍怜佑，保我母子还有见面之日。”金龙说道：“孩儿若有灵，半夜三更给您托梦。”母子痛哭，众绅耆莫不泪下，母子痛哭一场，这才将金龙送到本地衙门。本地衙门过堂，

传尸主赵三之妻，赵三之妻与赵三夫妻终日吵闹，赵三被人打死，他的妻子并不追求抵偿，在本地衙门供的只求官准嫁人，别的事满不过问。赵三又无有家属。本地方官向上司衙门详文，说凶手与赵三本无仇隙，因劝架误伤人命，尸主只求官准改嫁等语，上司衙门也是原词，送到了王爷府。王子张奇善，无论大小案件，都是亲自审理，接到了这件公事，一问傻英雄，傻小子乃是一个浑人，看公文并无仇隙，遂与大帅石朗说道：“此案本应抵偿，无奈尸主不追求抵偿。人都向着活的，还有向着死人的吗？二千岁辛苦一趟，到乡里调查调查，想法子叫他们私下了解，若是官断不偿命，于国法不合。”二千岁闻听，遂道：“小弟愿往。”带了几名差官，遂说着就来到赵家峪私访，均改扮商人模样。就听百姓们三三两两坐在一处，谈论赵三，有一个老者说道：“火神爷赵三死啦，咱这一方从此得少着几把火呀。”又一个年轻的说道：“孤坟也得刨的少哇。前些日子非跟我借十吊钱不可，我说现在没有钱，等麦子收下来再给，他也答应啦，当日夜间我的柴禾园子就着火啦，您看够多万恶滔天啊。孟大少爷可给咱们除害了。”又一位老者说道：“孟大少爷这场官司可不好打，可惜孟二侠就一位少爷，还是傻老小子。若是给这宗恶人偿命才冤哪。”石朗将此话听毕，心中暗说：“这宗万恶之人，无怪乎他妻子都不追求抵偿。”带差官回到王府，将私访之事，对王子张奇善说了一遍。王爷闻听，叫道：“二千岁，既然如此，还得二千岁从中私自约出乡老，协同赵家峪绅耆了结此事。”二千岁私自拿出一千两纹银，约出赵家峪的乡老，给少爷孟金龙了结官司。列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若不然石家后世子孙昌盛，世代簪缨？这就是祖上之德，天之厚报也。了完官司，将傻小子打了一百板子，去了凶气，放回家来。孟二侠从此可就不敢叫孟金龙出门了，将他锁在屋中。

这一日萧三侠父子看望孟二侠，闻听金龙锁在屋中，三侠劝孟二侠放出少爷，不然恐其锁坏了，岂不成为废人？净锁着不成，总得慢慢的感化。孟二侠也恐怕日久锁坏，遂将金龙放出了，金龙见了三侠与银龙，说了一句：“谢谢三叔。”又叫道：“银龙兄弟，咱们出去玩去！”二侠与三侠两人一听，也乐啦，二侠说道：“萧贤弟，你看这傻东西，将来怎么办呢？”三侠说道：“咱们哥俩没有胜三哥德行大，您看人家胜奎，又精明，又强干，少年老成，一看就是大器之子。您的儿子太傻啦，我的儿子太精鬼啦，俩人若凑合凑合都好了。”老哥俩在客厅闲谈，金龙跟银龙二人到了后花园，银龙可就给孟金龙出了坏主意啦。银龙跟孟金龙说道：“大哥，二大爷从这儿总不叫你出院，前后门都锁着，那够多难受呀？”孟金龙说道：“没有法子。”银龙说道：“我给你出一个好法子，你可谁也别告诉。您偷点银子，上大清国十三省总镖局子找咱胜三大爷，到那里跟黄三哥在一块儿有多好哇。省得您一个人在家里，就好似坐狱一样，连一个人跟你作伴都没有。”孟金龙说道：“我不认识大清国。”银龙说道：“您多偷点银子，先坐船，船到了陆地就下来。有人就打听千佛山真武顶十三省总镖局子神镖将胜三大爷，到了大清国没有不知道的。您先去，随后我还上镖局去呢。”孟金龙听罢，说道：“对啦，若不是兄弟你教给我这好法子，我总在家里，生生的就将我闷死啦。”萧银龙将主意给孟金龙说完了，二人仍然来到客厅，大家用完了酒饭，萧三侠辞别二侠，回归了萧家镇。

再说傻小子孟金龙，到了夜晚，二侠与安人睡着了，傻小子遂暗暗将箱子打开，偷了不少散碎银两。偷的可是小块的，孟金龙有一个心眼，小块的花着省事。孟金龙平常买东西，无论该多少钱，全都是小块银子，不懂得合，所以偷银子专偷小块的，为是花着方便。将散碎银两装了一兜囊，又用手巾包了一包，拿了

两身衣服，孟金龙偷着开开房门，来到后花园。一看后花园锁着呢，有心将门劈开，恐怕叫家人听见，报告他的天伦，皆因为孟金龙不会高来高去。孟金龙看了半天，想了一个急法子，拿了三条板凳，两条在底下，一条放在上头，登着板凳上了墙头。里边登板凳上来啦，外面可下不去了，孟金龙没有法子，一歪身躯，“咕咚”一声，掉在墙外，将地砸了一个坑。站起身形，将身上尘土掸了下去，也不管东西南北，往前就走，自己说道：“走得离着家越远越好，不然追上用火烧了。”孟金龙走到东方发亮，来到水旱关口。台湾的兵有认识他的，叫道：“大少爷！您上哪里去？”孟金龙说道：“我上大清国玩去。”台湾兵说道：“台湾人不许私自上大清国，少爷你有公文吗？”孟金龙说道：“我不懂得什么叫公文。”台湾兵一想，他是一个愚人，叫他去吧，管他呢。那兵卒于是并不答理他。孟金龙走到船上，船家问道：“你上哪里去？”孟金龙说道：“咱上大清国找三大爷去。给你船钱。”将手中小包裹里银子完全递给了船家。船家一看，原来是一个傻子，将银子收下十余两，剩下又给了孟金龙。赶巧啦，船家已经够载了，当时开船。船到大清国岸口，孟金龙下了船，逢人便问找三大爷，行路的看他是一个傻子，用手一指道：“三大爷在那边。”孟金龙就走，饿了就吃，吃完饭不管多少，就是一块银子，到了夜间不住店，在山坡荒草里就睡。这一日孟金龙来到一个镇店上，将银已经花没了，饿了两天的，实在饿得没法子，遂走进一个新开市的饭馆子，进屋就吃，吃完了没钱，站起就走。这个饭馆子是一个武举开的，他吃完就走，武举上前将他拦住，说道：“你为什么吃饭不给钱？”孟金龙说道：“我饿急了，没有钱啦。”武举叫道：“伙计们，给我打这个傻东西！”伙计们闻听，如狼似虎，棍棒交加，孟金龙向地下一躺，将头一抱，呼呼睡着啦。打完了翻身起来，说道：“你们都没吃饭，打不动

人。”武举没有法子，打死人得偿命，不照致命处打不动他，武举遂说道：“你不用卖味儿，你要是敢抢人家的褥套，饭算你白吃。”孟金龙说道：“我敢抢，抢完了你别要钱。”武举说道：“那是自然。”

正在说着话，就见正南上来了一位老者，身上披着皮袄马褂，手中提着一个小包裹；孟金龙走到老者跟前说道：“给我将小包裹放下，将皮袄脱下来。”老头说道：“要小包裹倒行，别脱皮袄，受了风了不的。朋友，是线上的吗？吾也是合字的。”孟金龙说道：“不懂，脱皮袄吧。”老头说道：“我小包裹里有好东西，珍珠、猫眼、璧玉。”说着话放下了小包裹。孟金龙一下腰解小包裹，老头一伸手指，照定孟金龙点去，只见孟金龙随手而倒，瞪着眼睛不能动转，上气不接下气。老头说道：“王八羔子，吃到我这儿来了。我是贼魔，我还不知道吃谁呢？”提起小包裹，踢啦踢啦走去，孟金龙躺在地下不能动转，众人看着莫不咋舌。这老者走出不远，复又返回来，向孟金龙肩头上拍了一下，孟金龙翻身爬起，也不敢要皮袄小包裹。老头问道：“你姓什么？为什么在此劫道？”孟金龙说道：“我姓孟叫金龙，还叫混海金鳌。”老头问道：“你天伦叫什么名字？”孟金龙说道：“咱爸爸叫孟铠。”老头说道：“混帐！你爸爸，怎么是咱爸爸呢？你再要这样说，我还用手指点你。你的师傅是谁？”孟金龙说道：“我师傅是夏侯商元。”老头闻听说道：“臭豆腐的徒弟，好没出息，原来是我的盟侄。你因为什么劫道？”孟金龙说道：“我吃饭没钱，他们叫我抢褥套。”老头说道：“混帐王八羔子，大白天叫我侄子劫道，犯了罪就是杀。放火烧这王八羔子！”老头又一想，吃饭不给钱，为什么烧人家？回思一想，饶了他吧。遂问道：“你上大清国干什么来了？”孟金龙说道：“我找三大爷来了。”老头问道：“你找哪个三大爷？”孟金龙说道：“我忘

了姓什么啦。”老头说道：“你还记得是干什么的吗？”孟金龙想起来萧银龙告诉他神镖将三个字，但是还没记清楚，又说道：“我记得是镖神三大爷。”老头说道：“你若不遇我，一辈子你也找不着。走吧，跟着我走，到了那里不许提我；若是提我，我还用手点你。”孟金龙说道：“我不说。”老头领着孟金龙来到镖局门口，用手指给金龙，孟金龙这才来到镖局子，要不然孟金龙见人就问三大爷，一辈子也来不到镖局子。这是孟金龙来到镖局子一段倒插笔。胜爷本打算顺便将他送回台湾，不想今日又遇见萧银龙莲花湖遇难，下在水牢，于蓝报信，师徒暗探莲花湖。胜爷、三太、香五、茂龙、李煜、邱成等，收拾好了零碎，胜爷并与高恒起了名字，叫高俊龙，从此大家俱以高俊龙呼之，不许叫高恒。高恒跪倒身躯，谢过胜爷赐号，爷儿十一位起身直奔莲花湖。

来到莲花湖河坡，胜爷大众举目观看，山上悬旗吊斗，山下荷花盛开。胜爷说道：“咱们前者到莲花湖时，天光已黑，这次到莲花湖，天光大亮；前者是窃探，此次要来明去白。但不知你兄弟吉凶祸福如何。”杨香五在旁叫道：“恩师，那边来了一只小船。”这船是看守稻田的船，只见那船划动桨橹，由东向西而来。此时高恒已将胜爷等背过漩涡之水，送在稻田地内。看看小船来至切近，金头虎叫道：“高俊龙，孟金龙，咱们下水抓船！”三人凫水过去，混海金鳌孟金龙，伸出虎掌将小船捋住，船上喽卒一看，吓了一跳。有一个喽卒说道：“朋友，我们的瓢把子，东北风。”东北风即黑话之韩字。金头虎说道：“我知道，你们贼头韩秀。你将船拢到稻田岸吧，你看见那边白胡子老头没有？那是我胜三大爷神镖将胜英。我们也不杀害你们，借你们的船用，我们进莲花湖。”水手闻听，不敢怠慢，金头虎、高俊龙、混海金鳌孟金龙三人站在船上，水手将船拢至东岸，胜爷率大众

上了船，胜爷遂问船上的水手道：“贵姓啊？”这一个水手答道：“在下姓王叫王命。”那一个水手答道：“在下姓吴叫吴生。”胜爷道：“王、吴二位壮士，愚下胜英跟你二位打探一件事，二位可不许隐瞒。现在在下听说莲花湖水牢内困住一位少年，姓萧名叫银龙，二位本是莲花湖的人，必然知道的。”喽卒说道：“您若问此事，提起来话可就长啦，莲花湖自残骨肉。我们韩寨主前日将萧银龙拿住，下在水牢，老寨主于丰恒暗将萧银龙救出，欲要弃山而逃。事被总辖寨主闻知，调队把住清江湖口。老寨主叔侄父女跟萧家父子，一只大船，五只小船，正向清江湖口出发，偏被韩寨主拦住，老寨主于丰恒与总辖寨主僵了火，在清江湖口动手，萧杰父子也加入助战，现在杀得难解难分。”胜爷闻听萧杰萧三侠也来到战场，心中暗道：“这个事情可闹大啦。怎么萧三侠也来到了呢？”列位，韩秀乃是仁人君子，读书知礼之士，虽然是占山为寇，颇知尊卑长上。韩秀之父临死之时，曾对于丰恒托孤，并告诉韩秀说道：“我死之后，汝亲于叔父如汝父，千万不许慢待，凡事听汝于叔父指教，不许自暴自弃。如要违背汝于叔父之命，即是违背汝父之命。”韩秀站在床前，哭泣着说道：“父亲千秋之后，孩儿必当奉于叔父如父，不敢违天伦之嘱。”语毕，银枪手韩殿兴老寨主遂歿。韩秀葬了父亲，承父遗业，为莲花湖总辖寨主。老寨主于丰恒乃是第一位老寨主，是事不问，在山中享其幸福。闲暇无事，教授两个女儿、两个侄子的武艺。韩秀对于老寨主于丰恒，敬重真如乃父一般，不敢怠慢，韩秀岂敢跟老寨主于丰恒动手呢？有一句俗语，不怕乡党无好事，就怕当乡无好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皆因为林士佩住在莲花湖内，知道了于老寨主救了萧银龙，欲暗自弃山而逃。遂在韩秀跟前搬弄是非，言说胜英遣萧家父子暗探莲花湖，事情败露，萧银龙被获，老寨主故此弃山而遁。老寨主走与不走没有问题，绝不能叫

萧家父子走去，纵虎归山，必定伤人。况且萧家父子果然平安出了莲花湖，岂不叫天下英雄藐视莲花湖没有能人？韩秀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时间被林士佩愚弄，又加以众寨主俱都不服老寨主之所为，韩秀实出于无法，遂调齐大队赶奔清江湖口，截住于丰恒去路。韩秀焉敢与老寨主交手？林士佩出头作恶人，不叫老寨主出清江湖口，老寨主焉能容林士佩呢？遂大骂林士佩搬弄是非，故此在清江湖口摆开战船，萧家父子、于丰恒叔侄父女与林士佩遂动起手来。幸亏于蓝报信，胜爷赶到，要不然萧三侠与于家父女必为林士佩所困。

且说胜爷问明喽卒，遂叫喽卒将船奔战场驶去，鱼眼高恒高俊龙与于蓝藏在水底保护小船，孟金龙藏在船舱里面，上面用船板盖满。您道，大热的天孟金龙为何藏在船舱里呢？这是金头虎教给孟金龙的，不叫孟金龙在船上站立。贾明是假装傻，其实更伶俐，专会出坏主意，孟金龙是真傻，可有一宗，他专听金头虎的话，贾明叫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金头虎说道：“你要是在船上站着，莲花湖的贼一看见你，就都吓坏啦。你在舱里藏着，听我的信，等到打仗的时候，我喊你，你就钻出来。”孟金龙真听他的话，就藏在舱内了。三太、香五、茂龙、李煜、金头虎贾明、邱成等站在船后，胜爷站在船头，船奔清江湖口而来。来至清江湖口，就见大小船桅，犹如高粱地一般，旌旗招展，绣带飘扬。水手停船不敢前进，胜爷说道：“向战船近处开船。”水手不敢怠慢，向大战船近处开船。来至战船切近，只听得人声呐喊，里三层外三层的船只，围着当中的战船。站在小船上，向里看不清楚，胜爷甩了大氅，攀援上了船桅，向当中战船上观看。只见三层大船前面，是韩秀的采莲大船，压着阵角。韩秀左有水八寨八只战船，右有旱八寨八只战船，后有中平八寨八只战船。左右站立着四员猛将，人称四猛，左有韩忠、韩孝，右有韩勇、

韩猛，抱着金银铜铁八只大锤。韩秀身背后有宝刀将韩殿魁。能打的英雄，怀抱着兵刃有一百多位，不到二百位。韩秀船前，四只大船联在一处，下着锚。这四只大船联在一处，方圆二十来丈宽阔，萧三侠与林士佩正杀在难解难分之处。韩秀之船在南，萧三侠、于丰恒之船在北面，当中四只大船就是战场，萧三侠银髯乱飘，热汗直流。林士佩耀武扬威，手使六十二斤半重狼牙钻，此兵刃九尺九寸长，当中三尺三寸的杆，两头有纂，纂下锯齿狼牙，在莲花湖请高等技师所造，为的是专敌上年纪的老英雄，刀枪剑戟碰上就飞。此人真是生来的狠毒，林士佩正在闪、砍、劈、剁，将狼牙钻按三尖两刃枪招数使用，但见得，一点眉皱，二撩阴，三扎盘肘，四分心。萧三侠摘、截、撕、捋，接架相还。林士佩按棍的招数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又换大枪的招数，滑、拿、绷、把、握，劈、砸、盖、挑、扎，若是别人，刀早就撒手啦。萧三侠刀虽未撒手，怎奈年迈之人，热汗往下直流，衣衫湿透，老英雄气力不敌，喘息不止。胜三爷心中暗道：“我盟弟虽然年迈，刀法精奇，然而气力不敌，倘若刀一撒手，就有性命之忧。”两条腿一松，下了船桅，叫道：“水手向采莲船前开船。”水手说道：“胜三爷，再向前开船，小船头就要撞在大船尾上了。”胜爷说道：“离大船近了，我自有主意。”遂亮出鱼鳞紫金刀，胜三爷丹田叫劲，痰嗽一声。胜爷年纪虽大，血气甚足，遂大声喊道：“莲花湖的寨主喽卒众位听真，现有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来也！”众寨主与喽卒张目观看胜三爷，只见头戴一顶鸭尾巾，肋下衬镖囊，怀抱鱼鳞紫金刀，皱纹堆累，白发苍苍，刀似蓝汪汪的蓝鱼，一身紫微微的鱼鳞，老英雄一团精神，不怒而自威。莲花湖的喽卒呐喊：“胜三爷来啦！快把船闪开当子啊！船联在一处，摘不开呀！用解手刀将绳割断吧！”喽卒们将船的铁钩摘开，绳子割断，闪开有六尺余宽，胜

三爷兵不血刃，船进重围，由东向西赶奔大战船而来。

来至战船切近，胜爷叫道：“三弟罢战，林寨主不要得理不让人，胜英来也！”萧三侠虚晃一刀，向北一纵，一看胜三爷，心中暗道：“您若晚来一时，我们男女老少俱都丧于此矣。”林士佩向东一看，果然是胜英到了。林士佩心中暗道：“怎么如此之巧？老胜英来了。我平生只输与此人反背转环八卦刀下。”林士佩也收了招，纵到小船上，回到韩秀采莲船去了。萧三侠由北面纵到小战船上，回北面于丰恒船上去了。金头虎向北边一看，看见了他亲娘舅于丰恒之船，二老背后有萧银龙、于化龙，后面小船上两个姑娘扶着小孩的死尸，鲜血淋淋。金头虎一看，正是表弟于化虎死了，金头虎用杵照定吴生头上就是一杵，将死尸一脚踹下船去。王命一看，大吃一惊，翻身跳下水去。胜爷说道：“明儿，他们受了半天累，为何打死人家呢？”金头虎说道：“后边小船死的那个小孩，是叫林士佩用钻穿死的。我宰不了大贼，杵死小贼，为是给我表弟报仇。”林士佩若不用钻穿死于化虎，焉有吴生、王命死的死，逃的逃呢？韩秀一看，心中说道：“我的船，我的人，将他们送到地方，将人打死。”韩秀想到此处，遂叫道：“胜老明公！您莫非派萧家父子暗地勾串我家于寨主吗？”胜爷摆手叫道：“寨主！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胜英残年之人，我跟寨主素无仇隙，我又不是官人，又不是文武衙门，我打莲花湖有何好处！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要叫人不闻，除非己莫说。我听朋友谈论，我盟侄在莲花湖受水牢之苦，我前来拜求寨主高抬贵手，萧银龙乃是十三四岁之孩童，请寨主勿为宵小所愚，放了萧银龙。现有跟我胜某为仇作对的，给你我挑拨是非。但听君子话，莫闻小人言。跟我姓胜的有过节，开镖局有地点，住家有门户，愚下住家直隶莫州古城村，座南的大门，松棚英雄会在江苏，一年三百六十日都开着门经营。他不敢斗胜

英，借刀杀人，寨主乃当世的英雄，为何给小人利用？寨主请看，我盟弟萧家父子困在莲花湖这份可怜，于家父女，老的老少的少，爷儿五人死了一人。请寨主施恻隐之心，撤了队伍，放于家父女、萧家父子，不独萧、于两家感激，胜英也感德非浅。就是寨主拿住于家父女，怎样处治呢？不如寨主开一线之恩，两全其美，何必自残骨肉呢？”韩秀一听，真是金石良言。韩秀心中暗说：“我早想结交胜英，岂不是天假其便？好事不如无，胜老者替天行道，我若交了这个朋友，增光不少。再说胜英并不强暴。”林士佩在韩秀背后叫道：“总辖寨主，老胜英老奸巨猾，以口舌之才，要说出莲花湖去，叫他耻笑莲花湖没有高人。老胜英就是一人，身背后那七位都是学而未成，咱能战的英雄二三百位，老胜英知道打不出去莲花湖，故以口舌之才。莲花湖的英雄能战的有二百余位，把胜英困死于莲花湖。他背后那七个我都认识，狼牙钻一扫，结果他们的性命。寨主请看，小船只有八人。”韩秀一看，果然是八个人，怀抱令字旗道：“胜老明公，我意欲跟您和平办理，皆因我的手下人他们不服。久闻明公三只金镖压倒绿林，甩头一子纵横天下，一口鱼鳞紫金刀镇住十三省，我的手下人都要会会您的高艺。明公若能战胜了莲花湖众群雄，我将萧家父子、于家叔侄放行，众位愿欲往哪走，随众位之意。”胜爷说道：“韩寨主要讲好朋友，咱哈哈一笑，两罢干戈；欲要斗输赢，我胜某也只好奉陪。寨主若能和平办理，我胜英感激盛情；如以武力对待，我也不能说不可。寨主与莲花湖的宾朋，短打长拳，马上步下，我姓胜的不含糊。如若群殴，一拥齐上，要将在下胜英乱刃分了尸，我也就管不了盟弟与盟侄了。要将胜英捉住，碎尸万段，那是胜英艺业不高，不怨寨主意狠心毒。韩寨主可派能战的动手，在下奉陪。”

胜爷语至此，飘银髯要握鱼鳞紫金刀。贾明喊道：“胜三大

爷！将舱里藏货弄出来吧！”贾明向船内喊道：“大小子出来吧！”就听船舱里面喊道：“好热呀！”将盖舱的板子撞在水内，猛英雄出头露面，呐喊一声，惊天动地，跺一脚房倒屋塌。大英雄一看，南面上人多，北面上人少，叫道：“三大爷！我先打那边？”南面上人多，又一看北面有萧三侠，大英雄叫了一声：“三叔您来啦！银龙兄弟你也来啦！”北面于寨主遂打发水手，将胜爷的船撑在大船切近，胜爷上了大船，萧三侠说道：“老哥哥晚来一会，我们众人俱都丧于此处了。”此时黄三太大众等也上了大船，站在三老背后。孟金龙打一小船上一跳，将大船砸得直晃荡，几乎翻了船。胜爷说道：“金龙，你认识于老寨主吗？”孟金龙说道：“我不认识。”胜爷说道：“这是您于叔父。”金龙说道：“他是我叔父？我是他大爷！”胜爷说道：“不许胡说！于叔父与你父乃是结义弟兄。”孟金龙说道：“您给我引见，我就磕头吧。”孟金龙一磕头，将船砸得当当山响，胜爷说道：“别磕头啦。”韩秀此时举目观看金龙，心中一怔，暗说道：“羊群里出了骆驼啦？”身長八尺有余，头如麦斗，项短而粗，豹眉虎眼，虎背熊腰。头戴绛紫六轮抽口壮帽，身穿绛紫绸子短靠，皮带扎腰。三层皮子缝在一处，若是一层皮子，金龙用力一扎腰就折啦。两条大腿如同房柱，青缎靴子，一尺六七长，黄中透亮的脸面，背后背着降魔宝杵，如意柄一掐粗细，平常人的手攢不过来，后腰下坠一个大皮囊。只听金龙厉声叫道：“我打南边的！”胜爷道：“不许混战，单打独斗，抱令字旗的是寨主。你上小船，送到战船上去打战。”小船贴在三老的船东面，孟金龙向小船上跳，金头虎叫道：“大小子！打仗的时候，见一个打死一个，一个也别留！”水手叫道：“大少爷，你慢着点，船要翻！”孟金龙说道：“我没有使劲。”水手摇开花橹，到了战船北面，离战船约有三四尺远，大英雄不会纵远，小船贴在大船帮，

大英雄向船上跳，犹如砸地脚一般。大英雄跳在船上，用目观看韩秀身后，四猛将捧定金银铜铁八只大锤。大英雄叫道：“四个使锤的小子过来！咱们滚滚！”胜爷在北面上说道：“金龙说话，愚鲁之甚。韩寨主乃当世的英雄，焉能两人打一人？单打独斗。”韩秀令字旗三层，说道：“水八寨、旱八寨、中平八寨，二十四位寨主，哪一位临敌？”由韩秀大船东边，有人说道：“总辖寨主，我弟兄要捉拿镖行的大汉。”这二位，一位是旱八寨的三寨主花枪将柳士永，一位是旱八寨的四寨主花刀将柳士猛：“我弟兄愿往。”韩秀一看，说道：“可不许坏莲花湖的规矩，单打独斗，违令者斩。”二位寨主答应一声：“知道了。”柳家弟兄由打大船上了小船，柳士永颤花枪，柳士猛抽出大刀，弟兄在一只小船并肩而站。小船由南向北而去，距战船相隔六七尺远，柳士永叫道：“贤弟与愚兄观敌助阵，我拿镖行猛汉！”说罢此言，一抖花枪，纵到大战船之上。大英雄叫道：“小子！你叫什么玩艺？怎么不叫使锤的来，弄一个小破枪干什么来啦？”柳士永叫道：“傻小子！某家乃旱八寨三寨主柳士永，人称花枪将是也！三寨主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大汉姓什名谁？”孟金龙答道：“姓孟名叫金龙，别号人称混海金鳌。”大英雄并不亮降魔宝杵，自己向自己胸前一拍，叫道：“扎吧！小子！”大英雄一拍胸脯，向前一撞，柳士永的枪正刺在肚脐左边。大英雄向前一凸肚子，将花枪绷弯，柳士永向后倒退了好几步，心中暗道：“这大汉不奸则傻，原来是卖弄十三道横练呢。”柳士永知道大个金钟罩横练，前把一高，后把一低，奔哽嗓咽喉刺去。孟金龙伸手捋出降魔宝杵，左手指着自己咽喉，说道：“小子，向这儿扎。”枪临切近，就听当啷一声响，贼人的枪犹如一条活龙一般，出去好几丈远。柳士永直甩手，顺着十指流紫血，甩着手向南跑。大英雄腿长步儿大，追在贼人背后就是一杵，只听噗的一声，杵扎入背